

# 释甲骨文“𣎵(茁)”字\*

黄德宽

**提要** 甲骨文有一个长期未能得到确释的疑难字,本文通过构形分析和形体发展的梳理,并利用新出楚简异文材料,考证出该字为“𩇑”,是“𩇑”字的初文。在殷墟卜辞中,“𩇑”主要用作人名、地名和祭名,文章对这三种用法的辞例进行了整理和释读,指出卜辞中用作祭名的“𩇑”即文献中的“𩇑”,并以秦简和汉代文献𩇑祭资料为这一释读提供了有力的证明。

**关键词** 甲骨文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

## 1. 引言

作为世界上现存唯一的自源古典文字体系,汉字系统既内涵丰富也异常复杂。有些字虽然在先秦文献中就经常使用并沿袭至今,但我们却无法准确分析其构形,对其来源依旧茫然莫解,本文考释的甲骨文“𪔐(茁)”就是这样一个字。

在汉字系统中,“𣎵”及从“𣎵”声的字数量不小,如“辍、掇、醜、𦞩、𦞪、𦞫、𦞬、𦞭、𦞮、𦞯、𦞰、𦞱、𦞲、𦞳、𦞴、𦞵、𦞶、𦞷、𦞸、𦞹、𦞺、𦞻、𦞼、𦞽、𦞾、𦞿、𦟀、𦟁、𦟂、𦟃、𦟄、𦟅、𦟆、𦟇、𦟈、𦟉、𦟊、𦟋、𦟌、𦟍、𦟎、𦟏、𦟐、𦟑、𦟒、𦟓、𦟔、𦟕、𦟖、𦟗、𦟘、𦟙、𦟚、𦟛、𦟜、𦟝、𦟞、𦟟、𦟠、𦟡、𦟢、𦟣、𦟤、𦟥、𦟦、𦟧、𦟨、𦟩、𦟪、𦟫、𦟬、𦟭、𦟮、𦟯、𦟰、𦟱、𦟲、𦟳、𦟴、𦟵、𦟶、𦟷、𦟸、𦟹、𦟺、𦟻、𦟼、𦟽、𦟾、𦟿、𦠀、𦠁、𦠂、𦠃、𦠄、𦠅、𦠆、𦠇、𦠈、𦠉、𦠊、𦠋、𦠌、𦠍、𦠎、𦠏、𦠐、𦠑、𦠒、𦠓、𦠔、𦠕、𦠖、𦠗、𦠘、𦠙、𦠚、𦠛、𦠜、𦠝、𦠞、𦠟、𦠠、𦠡、𦠢、𦠣、𦠤、𦠥、𦠦、𦠧、𦠨、𦠩、𦠪、𦠫、𦠬、𦠭、𦠮、𦠯、𦠰、𦠱、𦠲、𦠳、𦠴、𦠵、𦠶、𦠷、𦠸、𦠹、𦠺、𦠻、𦠼、𦠽、𦠾、𦠿、𦡀、𦡁、𦡂、𦡃、𦡄、𦡅、𦡆、𦡇、𦡈、𦡉、𦡊、𦡋、𦡌、𦡍、𦡎、𦡏、𦡐、𦡑、𦡒、𦡓、𦡔、𦡕、𦡖、𦡗、𦡘、𦡙、𦡚、𦡛、𦡜、𦡝、𦡞、𦡟、𦡠、𦡡、𦡢、𦡣、𦡤、𦡥、𦡦、𦡧、𦡨、𦡩、𦡪、𦡫、𦡬、𦡭、𦡮、𦡯、𦡰、𦡱、𦡲、𦡳、𦡴、𦡵、𦡶、𦡷、𦡸、𦡹、𦡺、𦡻、𦡼、𦡽、𦡾、𦡿、𦢀、𦢁、𦢂、𦢃、𦢄、𦢅、𦢆、𦢇、𦢈、𦢉、𦢊、𦢋、𦢌、𦢍、𦢎、𦢏、𦢐、𦢑、𦢒、𦢓、𦢔、𦢕、𦢖、𦢗、𦢘、𦢙、𦢚、𦢛、𦢜、𦢝、𦢞、𦢟、𦢠、𦢡、𦢢、𦢣、𦢤、𦢥、𦢦、𦢧、𦢨、𦢩、𦢪、𦢫、𦢬、𦢭、𦢮、𦢯、𦢰、𦢱、𦢲、𦢳、𦢴、𦢵、𦢶、𦢷、𦢸、𦢹、𦢺、𦢻、𦢼、𦢽、𦢾、𦢿、𦣀、𦣁、𦣂、𦣃、𦣄、𦣅、𦣆、𦣇、𦣈、𦣉、𦣊、𦣋、𦣌、𦣍、𦣎、𦣏、𦣐、𦣑、𦣒、𦣓、𦣔、𦣕、𦣖、𦣗、𦣘、𦣙、𦣚、𦣛、𦣜、𦣝、𦣞、𦣟、𦣠、𦣡、𦣢、𦣣、𦣤、𦣥、𦣦、𦣧、𦣨、𦣩、𦣪、𦣫、𦣬、𦣭、𦣮、𦣯、𦣰、𦣱、𦣲、𦣳、𦣴、𦣵、𦣶、𦣷、𦣸、𦣹、𦣺、𦣻、𦣼、𦣽、𦣾、𦣿、𦤀、𦤁、𦤂、𦤃、𦤄、𦤅、𦤆、𦤇、𦤈、𦤉、𦤊、𦤋、𦤌、𦤍、𦤎、𦤏、𦤐、𦤑、𦤒、𦤓、𦤔、𦤕、𦤖、𦤗、𦤘、𦤙、𦤚、𦤛、𦤜、𦤝、𦤞、𦤟、𦤠、𦤡、𦤢、𦤣、𦤤、𦤥、𦤦、𦤧、𦤨、𦤩、𦤪、𦤫、𦤬、𦤭、𦤮、𦤯、𦤰、𦤱、𦤲、𦤳、𦤴、𦤵、𦤶、𦤷、𦤸、𦤹、𦤺、𦤻、𦤼、𦤽、𦤾、𦤿、𦥀、𦥁、𦥂、𦥃、𦥄、𦥅、𦥆、𦥇、𦥈、𦥉、𦥊、𦥋、𦥌、𦥍、𦥎、𦥏、𦥐、𦥑、𦥒、𦥓、𦥔、𦥕、𦥖、𦥗、𦥘、𦥙、𦥚、𦥛、𦥜、𦥝、𦥞、𦥟、𦥠、𦥡、𦥢、𦥣、𦥤、𦥥、𦥦、𦥧、𦥨、𦥩、𦥪、𦥫、𦥬、𦥭、𦥮、𦥯、𦥰、𦥱、𦥲、𦥳、𦥴、𦥵、𦥶、𦥷、𦥸、𦥹、𦥺、𦥻、𦥼、𦥽、𦥾、𦥿、𦦀、𦦁、𦦂、𦦃、𦦄、𦦅、𦦆、𦦇、𦦈、𦦉、𦦊、𦦋、𦦌、𦦍、𦦎、𦦏、𦦐、𦦑、𦦒、𦦓、𦦔、𦦕、𦦖、𦦗、𦦘、𦦙、𦦚、𦦛、𦦜、𦦝、𦦞、𦦟、𦦠、𦦡、𦦢、𦦣、𦦤、𦦥、𦦦、𦦧、𦦨、𦦩、𦦪、𦦫、𦦬、𦦭、𦦮、𦦯、𦦰、𦦱、𦦲、𦦳、𦦴、𦦵、𦦶、𦦷、𦦸、𦦹、𦦺、𦦻、𦦼、𦦽、𦦾、𦦿、𦧀、𦧁、𦧂、𦧃、𦧄、𦧅、𦧆、𦧇、𦧈、𦧉、𦧊、𦧋、𦧌、𦧍、𦧎、𦧏、𦧐、𦧑、𦧒、𦧓、𦧔、𦧕、𦧖、𦧗、𦧘、𦧙、𦧚、𦧛、𦧜、𦧝、𦧞、𦧟、𦧠、𦧡、𦧢、𦧣、𦧤、𦧥、𦧦、𦧧、𦧨、𦧩、𦧪、𦧫、𦧬、𦧭、𦧮、𦧯、𦧰、𦧱、𦧲、𦧳、𦧴、𦧵、𦧶、𦧷、𦧸、𦧹、𦧺、𦧻、𦧼、𦧽、𦧾、𦧿、𦨀、𦨁、𦨂、𦨃、𦨄、𦨅、𦨆、𦨇、𦨈、𦨉、𦨊、𦨋、𦨌、𦨍、𦨎、𦨏、𦨐、𦨑、𦨒、𦨓、𦨔、𦨕、𦨖、𦨗、𦨘、𦨙、𦨚、𦨛、𦨜、𦨝、𦨞、𦨟、𦨠、𦨡、𦨢、𦨣、𦨤、𦨥、𦨦、𦨧、𦨨、𦨩、𦨪、𦨫、𦨬、𦨭、𦨮、𦨯、𦨰、𦨱、𦨲、𦨳、𦨴、𦨵、𦨶、𦨷、𦨸、𦨹、𦨺、𦨻、𦨼、𦨽、𦨾、𦨿、𦩀、𦩁、𦩂、𦩃、𦩄、𦩅、𦩆、𦩇、𦩈、𦩉、𦩊、𦩋、𦩌、𦩍、𦩎、𦩏、𦩐、𦩑、𦩒、𦩓、𦩔、𦩕、𦩖、𦩗、𦩘、𦩙、𦩚、𦩛、𦩜、𦩝、𦩞、𦩟、𦩠、𦩡、𦩢、𦩣、𦩤、𦩥、𦩦、𦩧、𦩨、𦩩、𦩪、𦩫、𦩬、𦩭、𦩮、𦩯、𦩰、𦩱、𦩲、𦩳、𦩴、𦩵、𦩶、𦩷、𦩸、𦩹、𦩺、𦩻、𦩼、𦩽、𦩾、𦩿、𦪀、𦪁、𦪂、𦪃、𦪄、𦪅、𦪆、𦪇、𦪈、𦪉、𦪊、𦪋、𦪌、𦪍、𦪎、𦪏、𦪐、𦪑、𦪒、𦪓、𦪔、𦪕、𦪖、𦪗、𦪘、𦪙、𦪚、𦪛、𦪜、𦪝、𦪞、𦪟、𦪠、𦪡、𦪢、𦪣、𦪤、𦪥、𦪦、𦪧、𦪨、𦪩、𦪪、𦪫、𦪬、𦪭、𦪮、𦪯、𦪰、𦪱、𦪲、𦪳、𦪴、𦪵、𦪶、𦪷、𦪸、𦪹、𦪺、𦪻、𦪼、𦪽、𦪾、𦪿、𦫀、𦫁、𦫂、𦫃、𦫄、𦫅、𦫆、𦫇、𦫈、𦫉、𦫊、𦫋、𦫌、𦫍、𦫎、𦫏、𦫐、𦫑、𦫒、𦫓、𦫔、

## 2. 甲骨文中的“發”字

由于资料所限,“𣦵”字的来源和构形分析一直未能获得新的进展。近来新发现的楚简材

\*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“汉字发展通史”(批准号:11Z&D126)、重大委托项目“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的整理与研究”(批准号:16@ZH013)的阶段性成果。在写作过程中,作者曾听取课题组同事的一些建议,修改时吸收了审稿专家的有关意见,谨此一并表示感谢!

① 如在新颁布的《通用规范汉字表》中“缀”是一级字、“掇、啜、辍”是二级字、“𦣻、𦣼、𦣽、𦣾、𦣿”是三级字。

② “𦣻”字丁佛言《说文古籀补补》(4·7)已释出,参看汤余惠(1986:61-63)。



料为这个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可能。根据新见楚简重新检视古文字材料,我们认为下揭甲骨文中这个长期未能得到确释的疑难字,很可能就是殷商时期的“𣎵”字。该字作以下各形:

- (A)
- (B)
- (C)
- (D)
- (E)
- (F)

根据字形特征,我们将甲骨文中这个字分为(A)一(F)六个类型组。通过分析卜辞辞例和用法,可以确定各组字都是同一字的异写。讨论该字上列各组字形,A组可以作为分析的基础,B组是在A型基础上使中划下贯,C组又在下贯中划下端加附“土”<sup>③</sup>,D组则是在C型(或B型)竖划上部再加上“中”,而E、F组则是D型的省简。因此,该字各类型组的关系是明了的。这个字过去或释“束”,或释“垂”,或释“無/舞”,或疑为“根”字初文,姚孝遂认为:“诸家所释,皆难以信据。”<sup>④</sup>我们之所以怀疑这个字可能是殷商时期的“𣎵”字,是因为该字形体可与西周以后的“𣎵”字进行纵向系联<sup>⑤</sup>。

下面,我们以甲骨文A组字形为基础,进一步考察分析从殷商到秦汉时期“𣎵”字(或作偏旁)的形体演变。古文字学界已经确认的“𣎵”或从“𣎵”的字,见于西周金文、战国文字和秦汉文字材料中,下列典型字形基本反映出“𣎵”字形体演变的关键环节和过程<sup>⑥</sup>。

- (1) 甲骨文(A型): (《合集》4915) (《屯南》781) (《合集》776 正) (《合集》22186)
- (2) 西周金文: (𣎵,交君子𣎵簠) (𣎵,交君子𣎵鼎) (𣎵,𣎵尊) (𣎵,𣎵孟)
- (3) 战国文字: (𣎵,《玺彙》3144) (𣎵,《陶录》2·82·2) (𣎵,《新蔡·甲三》31) (𣎵,《郭店·五行》10) (𣎵,铸客大鼎)
- (4) 秦文字: (𣎵,《睡虎地·日乙》145) (𣎵,《关沮》354) (𣎵,《睡虎地·为吏》7)
- (5) 汉代文字: (𣎵,《马王堆·德圣》456) (《北大简·老子》186) (𣎵,《马王堆·养生》016) (《隶辨》5·34) (《隶辨》5·34)

③ 徐中舒(1988:691)分析此形:“象艸木生土上花叶下垂之形”,下部或从“土”形,或省“土”。我们赞成下部从“土”的看法,详见下文对该字形的分析讨论。

④ 参看于省吾(1996:258-261)。有些学者对此字或有不同隶定,因未发表具体考释意见,恕不一一征引。

⑤ 秦汉简中的“𣎵”与甲骨文字形的联系,杜忠诰(1991)一文中已经涉及,作者选取了《甲骨文编》附录上一〇二所收三个字形(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,1965:839),即本文A组所示字形,认为是“𣎵”在甲骨文中的写法,并对“𣎵”字的形体流变做了梳理和推测,现在看来作者对这几个字形的处理是可取的。李圃(2004:862-863)、季旭昇(2010:987-988)引用了此文。本文写作时失引该文,感谢审稿专家指出了这一疏忽;同时,感谢北京大学李宗焜先生帮助查找该文原文并提供了扫描件。尽管杜文的字形系联是合理的,但该文并没有对该字形体结构做出合理的解释,对该字在甲骨文中的使用也未能涉及。

⑥ 古文字材料出处均用简称,简称见文后参考文献括注。甲骨文一般注明著录号,金文注明器名,简牍、玺印、陶文等材料注明著录号。







根据上列各个时期“𣎵”字(或作偏旁)形体材料,可以看出,将殷商甲骨文 A 组与西周到秦汉时期“𣎵”字的形体联系起来是非常合理的。如果我们将甲骨文 A 组作为考察“𣎵”字形体发展的基础,那么“𣎵”的形体发展则主要取决于三个关键环节的变化:一是表示分枝的两斜划,变成一短划,这种变化甲骨文中就已发生,如《合集》22186;二是相当于“大”的字形,中划割裂,成为两个重叠的“人”形,这种变化发生于战国时期,到秦汉文字中则成为常态,如《郭店·五行》10、楚铸客大鼎作偏旁的“𣎵”、《睡虎地·日乙》145、《北大简·老子》186 等;三是“人”字两划分写,类似“八”字,这种变化应发生于隶变过程之中,隶变之后该字遂讹变成“𣎵”或“𣎵”,如《隶辨》所收字例。《说文》篆文“𣎵”作𣎵,字形明显与秦汉文字不合。《汗简》所录传抄古文作𣎵<sup>⑦</sup>,与《说文》篆文形体可能存在关联。

从形体演变发展的线索来看,将西周到战国秦汉时期的“𣎵”与甲骨文 A 形看成是同一字的发展,应该是合乎形体发展演变规律的。因此,我们有理由认为甲骨文这个长期未能确释的字应该释作“𣎵”。

### 3. “𣎵”字的构形本义

尽管甲骨文 A 组可与西周到战国秦汉时期的“𣎵”字建立形体上的联系,但其他各组与“𣎵”后来的字形却相差较大。因此,必须综合考察甲骨文各组字形特征,并对“𣎵”的构形本义予以正确揭示,才能进一步确定该字释“𣎵”是否成立。“𣎵”,《说文》:“缀联也,象形。”徐锴《系传》谓“交络互缀之象”<sup>⑧</sup>。《说文》谓“𣎵”是“缀联”的象形,显然是依据小篆形体所作的分析。遗憾的是,目前所能见到的秦汉文字资料,都无法为小篆这个形体提供出土文献材料的支持。汤余惠认为“𣎵”象人“有所系缚之形,字义引申则有连缀之义”,此说与“𣎵”的多数古文字字形确实有一定的契合度。不过,如果我们追溯到甲骨文并仔细考察“𣎵”字各组的字形特征,这种说法就难以令人信从了。观察甲骨文“𣎵”各类型组的构形特征,字形最为复杂的 D 组蕴涵的构形信息最为丰富,为该字的分析提供了更多的线索,下面我们对这个形体做进一步的讨论。

先看 D 组𣎵𣎵𣎵这几个代表性字形。与 A 组相比,D 组字的上部增加了“中”。甲骨文中,“中”与“木”字上部一致,而且“中”与“木”作偏旁时经常互通,这为大家所熟知<sup>⑨</sup>。根据该字所增加的向上的“中”形,我们可以推断其他倒书的“中”形应是植物下垂的枝丫,其形状类似于甲骨文“竹”字下垂的竹枝,且四枝呈对称分布。通过分析字形特征,可以看出,该字应是由主干与上出、下垂条枝构成的一个植物类象形字。中划下端增加的类似椭圆形的符号,可能是植物的“果”,也可能是“土”。综合判断,我们认为这个符号应看作“土”。甲骨文“土”字,虽然在土块形下一般附着短横“一”,但作构形部件时,既可附着短横,也可直接作土块形状。比如:

“𣎵”:  (《合集》6185,宾),  (《合集》6188,宾)“土”下部附短横;

⑦ 郭忠恕《汗简》,中华书局,1983 年,第 39 页。黄锡全(1990:481)指出《说文》正篆、《汗简》古文“𣎵”都是讹变之形。

⑧ 参看徐锴《说文解字系传》,中华书局,1987 年,第 277 页。

⑨ 参看刘钊(2014:24-35,357-371)卷一“艸”部、卷六“木”部所收各字。







(《合集》12465 反,宾)



(《合集》13506 正,宾),“土”下部不附短横。

“圣”⑩:



(《合集》9481,宾)



(《合集》33211,历),“土”下部附短横;



(《合集》9484,宾)



(《合集》6773,自宾间),“土”下部不附短横。

“𣎵”:



(《合集》5749,宾)



(《合集》7928 反,宾),“土”下部附短横;



(《合集》5908,宾)



(《合集》27823,无),“土”下部不附短横。



“𣎵(迹)”:



(《合集》29336,何)



(《合集》29335,何),“土”下附或不附短横。

上举各字表明,甲骨文“土”字作偏旁时附或不附短横可以并行不悖。尤其是“𣎵”与读作“迹”的字,“木”中划下端不带短横的“土”形,可以直接与 D 组对比。基于以上分析比较,把 D 形看作植物象形,将其中划下部增加的符号解释为“土”,是完全符合甲骨文构形规则的。

根据对各组尤其是 D 组字形的细致分析,可以看出,尽管各类型组的字形有所变化,但这些变化都是有迹可循的。通过字形的比较分析,证明甲骨文“𣎵”确实是一个植物类象形字⑩,该字构形本义当是表示植物茁壮茂盛、枝叶扶疏之貌。因为枝叶繁茂,彼此勾连,“交错互缀”,因而可引申出“缀联”“茁壮”等义项。

新发现的战国楚简《诗经》异文材料为上述分析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。安徽大学收藏的战国楚简《诗经》有《召南·驺虞》一诗,简本“彼茁者葭”“彼茁者蓬”两句诗中的“茁”字,分别写作𣎵⑪。楚简“茁”字,上部从“艸”,下部从“土”,中间所从正是“𣎵”。以楚简𣎵字与上列甲骨文“𣎵”字 D 组形相比较,二者可以完全对应,只是楚简该字将“中”换作“艸”,“土”则与楚简“土”的通常写法保持一致。由此可见,楚简用作“茁”的这个字毫无疑问是从 D 形“𣎵”发展而来的。楚简《诗经》中的“𣎵”,传世的《毛诗》作“茁”,证明上文对甲骨文“𣎵”字的考释和构形本义的分析是可信的。

#### 4. “𣎵”与后起字“茁”

楚简《诗经》“𣎵”传世《毛诗》作“茁”,涉及“𣎵”与“茁”字际关系的调整问题,有必要开展进一步的讨论。我们认为,由于“𣎵”字的形体演变和字义发展,“𣎵”的字义系统日趋复杂,形义关系也逐步变得模糊难解,于是就通过另造新字来分担某些义项,从而导致“𣎵”字形义关系的调整,分化出一组同源字。“茁”应是一个用于承担“𣎵”字构形本义的同源分化字,也就是说甲骨文“𣎵”可能就是“茁”的象形初文,“茁”则是“𣎵”的后起字。“茁”,《说文》:“艸初生出地兒。从艸出声,诗曰‘彼茁者葭’。”许慎正是引用《驺虞》诗来证明“茁”字构形本义的,这与楚简《驺虞》“茁”的用字作“𣎵”正可相互发明。许慎分析“茁”的构形时,实际上是把声符“出”看作兼表意的偏旁。《说文》:“出,进也。象草木益滋上出达也。”《广雅·释诂一》:“茁,出也。”《玉篇·艸部》:“茁,草出兒。”《说文》之后,历代字书对“出”和“茁”的分析基本都是沿袭汉人之说。从甲骨文材料看,“出”在殷商时期就是常用字。根据甲骨文“出”字字

⑩ 该字的考释目前尚无定论,作“圣”并非就是“聖”的简化字,只是取该字的一种隶定,以便称引。

⑪ 从构形特征看,增加“土”形之后,也可以看作是会意字或象意字。

⑫ 安徽大学藏战国楚简《诗经》已完成整理工作,近期将出版发行。



形,该字是由一个“口”和“止(趾)”构成的会意字,表示从半地穴式房屋中走出来,与草木毫无关系(参看刘钊,2014:364-365)。汉代学者依据“出”的讹变字形来解释“茁”字,也表明“茁”这个字产生的时代不会太早。在汉字字际关系调整过程中,为本义或引申义另行构造新字的现象是较为常见的,如“梏”与“梟”、“拔”与“巢”、“圉”与“圉”、“饲”与“食”等,前者对后者而言,都是为本义或引申义另造的后起新字,“茁”之于“𣎵”也属于这类现象。

“茁”的字义与其甲骨文初文“𣎵”字一脉相承。《诗·召南·驺虞》“彼茁者葭”“彼茁者蓬”,毛传:“茁,出也。”孔疏:“言彼茁茁然而始生者,葭草也。”由于“𣎵”的构形本义是表示植物茁壮茂盛、枝叶扶疏之貌,故后起字“茁”可以形容葭、蓬的枝叶繁茂,进而也可引申出“旺盛”“茁壮”等义项。这表明,尽管“𣎵”“茁”的字形有别,其字义却是密切关联的,“茁”作为甲骨文“𣎵”的后起同源分化字,承接了初文“𣎵”的构形本义和部分引申义;而“𣎵”“缀”则分担了“连缀”义。简本《诗经》异文材料为甲骨文“𣎵”是“茁”字初文提供了可靠证据,这是楚简传承甲骨文字又一值得重视的极为珍贵的典型材料<sup>⑬</sup>。

尽管古音学家大多将“𣎵”声系字和“出”声系字分别归于“月”“物”两部,但《驺虞》篇异文则表明“𣎵”与“出”读音本来可能相同或相近,后起“茁”字仅仅是以常见字“出”作声符代替了复杂的“𣎵”声而已。传世和出土文献中“𣎵”与“出”声系字相通的例子也说明二者上古读音近同,如:《周易·系辞》“断木为杵,掘地为臼”,马王堆汉墓帛书本《系辞》作“断木为杵,掇地为臼”。于豪亮(2013:147)校注:“‘掇地为臼’,通行本作‘掘地为臼’。《一切经音义》十引作‘穿地为臼’。《史记·张耳传》:‘刺掇,身无可击者。’索隐:‘掇亦刺也。’掇与穿义近。”于豪亮从字义相近来梳理“掇”“掘”的异文关系。实际上,“掘”作“掇”体现的当是同音通假关系。“掘”从“屈”声,“屈”以“出”为声符,出土文献中“屈”与“出”声字相通之例甚多(参看白于蓝,2017:863-865)。《系辞》“掘”帛书本作“掇”,正是“𣎵”“出”二声系字相通的例证。《礼记·聘义》:“叩之,其声清越以长,其终诶然,乐也。”《荀子·法行》则作“扣之,其声清扬而远闻,其止辍然,辞也。”“诶”与“辍”即构成通假关系(参看高亨,1989:522)。古音学家对“𣎵”与“出”两个声系在上古的密切关系有着明确认识,这体现在他们对这两个声系字的归部处理上。如:孔广森、严可均将“𣎵”“出”二声系归到他们所分出的“脂”部,王力、周祖谟等则分属“月”“物”两部(参看陈复华、何九盈,1987:87、94)。不过即使分为“月”“物”两部,在两个声系具体字的归部上则存在着相互交叉现象<sup>⑭</sup>。这表明“𣎵”“出”在上古读音密切相关,“茁”作为“𣎵”的后起字,有着坚实的音韵学根据。楚简《诗经》“茁”字异文的发现,为这两个声系上古音的分析提供了新的珍贵材料。

## 5. 卜辞“𣎵”字释例

释出甲骨文“𣎵”并考明其为“茁”字初文之后,我们再来讨论甲骨卜辞用“𣎵”的相关辞例<sup>⑮</sup>。在殷墟卜辞中,用“𣎵”的辞例大多属于宾组,也有少数属于午组、历组。根据“𣎵”在这

<sup>⑬</sup> 近年来,新出楚简文字材料中发现了一些两周金文中未曾出现的新字形,如“逸(失)”“嫪”“梏”“拔”“裘”“助”等,这些新字形直接传承自甲骨文,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。

<sup>⑭</sup> 参看陈复华、何九盈(1987:235、238、247-250);郑张尚芳(2013:291-291、577)所制第四表《古音字表》。

<sup>⑮</sup> 甲骨文辞例释文用宽式,未识字用隶定字形或原字形图片。





些辞例中的基本用法,下面我们分三类讨论。

1) “𠄎”用作人名的辞例。如:

- (6) 甲午贞:𠄎(𠄎)侯……兹用。大乙羌三,且乙羌三,卯三牛,乙未酹。(《屯南》586,历)  
 (7) 甲午贞:𠄎(𠄎)侯……兹用。大乙羌三……(《屯南》781,历)  
 (8) 乙亥卜,贞:令多马亚猷耨,省陟亩,至于仓侯,从𠄎川,比𠄎(𠄎)侯。九月。(《合集》5708 正,宾)  
 (9) 壬戌卜,𠄎(𠄎)侯𠄎余𠄎𠄎见聿口,𠄎(𠄎)侯印?(《合集》22065,午)  
 (10) a. 己酉卜,𠄎贞:乎(呼)葬𠄎(𠄎)侯。  
 b. 贞:勿乎(呼)葬𠄎(𠄎)侯。(《合集》6943,宾)

这些辞例中的“𠄎侯”,甲骨学者曾进行过研究。姚孝遂、肖丁(1985:107)认为:“卜辞‘𠄎侯’曾多见。旧释‘垂’,以为𠄎𠄎𠄎同字。然从未见有作‘𠄎侯’或‘𠄎侯’之例。是𠄎与𠄎形体有别,不能混同。𠄎与𠄎的用法则无别。”人名用字的这种分别确实存在,但是在用于祭祀时二者也有不加分别的,如《合集》776 正和 787 两例。朱歧祥(2013:206)认为:“卜辞自武丁始,字多用作专有名词:地名或族称。武丁始封其酋为侯,曰‘無侯’。”据研究,在殷墟甲骨卜辞中“侯”是商王朝的外服或方国联盟成员,称“侯某”的有 18 位,称“某侯”的有 31 位(参看王宇信、杨升南,1999:462-464;林沄,1982)。有关这种用法的卜辞显示,𠄎侯应是商王的外服诸侯。例(6)(7)记录了𠄎侯参与了商王祭祀太乙、祖乙的活动;例(8)记录了𠄎侯参与王令多马亚的联合行动;例(9)可能与𠄎侯朝觐活动有关;例(10)大概涉及𠄎侯的丧葬活动。这些卜辞表明,在武丁时代𠄎侯应该是一位与商王联系比较密切的臣属诸侯。

2) “𠄎”用作地名的辞例。如:

- (11) a. 甲寅卜,争贞:𠄎不逸(失)于𠄎(𠄎)。  
 b. 贞:𠄎以逸(失)于𠄎(𠄎)。(《合集》838 正,宾)  
 (12) 癸丑卜,贞:勿𠄎令逆比尽于𠄎(𠄎)。(《合集》4914,宾)  
 (13) 丙寅卜,贞:令逆比尽于𠄎(𠄎)。六月。(《合集》4915,宾)  
 (14) ……[令]周取巫于𠄎(𠄎)。(《合集》8115,宾)

在这类殷墟卜辞中,“𠄎”字代表了一个地名。李孝定释此字为“垂”,认为“字在卜辞为方国之名”。各家释字虽不尽一致,但对第二种用法的“𠄎”是表示方国或地名则无异议(参看于省吾,1996:258-260)。卜辞中作为地名的“𠄎”,应该就是𠄎侯的封地,至于其确切所指,尚难以考定。

3) “𠄎”用作祭名(祭品)的辞例。如:

- (15) 贞:乎(呼)子卣加父乙,𠄎𠄎(𠄎),卯宰。(《合集》709 正,宾)  
 (16) 贞:燎于高妣己,侑𠄎,𠄎三𠄎,𠄎(𠄎),卯宰。(《合集》710,宾)  
 (17) 壬辰卜,𠄎贞:乎(呼)子奎御侑母于父乙,𠄎宰,𠄎𠄎,三𠄎(𠄎),五宰。(《合集》924 正,宾)  
 (18) 贞:侑于妣甲,𠄎(𠄎),𠄎,卯宰。(《合集》787,宾)  
 (19) ……午……𠄎……𠄎,三𠄎(𠄎)。(《合集》776 正,宾)  
 (20) a. 侑妣庚,𠄎(𠄎)。/勿𠄎(𠄎)。  
 b. 二𠄎(𠄎)。/勿二𠄎(𠄎)。  
 c. 三𠄎(𠄎)。/勿三。  
 d. 四𠄎(𠄎)。/勿四。(《合集》775 正,宾)  
 (21) 贞:勿侑妣庚,𠄎,十𠄎(𠄎),三十小宰。(《合集》769,宾)



- (22) 贞:晋妣庚,五𠄎(𠄎)。(《合集》772 正,宾)  
 (23) 贞:侑于妣庚,十𠄎(𠄎)。(勿侑于妣庚,十𠄎(𠄎)。(《合集》768 正,宾)  
 (24) 侑妣庚,𠄎(𠄎)。(《合集》721 正,宾)  
 (25) ……晋,𠄎,𠄎(𠄎),侑宰。(《合集》740,宾)

第三种用法的“𠄎”应该是一个表示祭祀的词,可以指祭名,也可以是祭祀活动。李孝定释“垂”,认为“字在卜辞为祭时品物之名……唯其义未详。”姚孝遂认为释“垂”不可据,该字在祭祀卜辞中“是用 𠄎 国之俘为祭牲。”罗琨从释“垂”之说,并认为在祭祀卜辞中“𠄎是女奴,由此可进而推论与之一一起杀祭的垂是指未成年的奴隶”(参看于省吾,1996:259)。朱歧祥(2013:207)认为“卜辞用为人牲……殷人以之作为祭祀先祖妣册献的奴隶一种”。诸家因皆未能真正释出此字,故对祭祀卜辞中该字的用法也就难以形成一致意见。我们认为,将祭祀卜辞中的“𠄎”看作祭品或祭名是没有问题的,关键是“𠄎”是否可理解为“俘虏”或“奴隶”。从第一、二类涉及𠄎侯和𠄎地的卜辞综合分析,𠄎侯与商王朝是臣属关系,𠄎人不太可能成为商王朝的俘虏,而奴隶说尤其是未成年的奴隶说也没有可靠的证据。

考察第三类卜辞中“𠄎”的用法,可以看出,该字常出现在“晋”之后,与“𠄎”“牢(小牢)”并举,如例(15)(16)(17)(21)(25);也可以在“侑于”之后,与“𠄎”“卯牢”同现,如例(18);还可以在“侑”或“侑𠄎”之后单一出现,如例(20)(23)(24)等。这些同时出现的相关祭祀词语为理解“𠄎”提供了语境参照。学者多以为“晋”字是从“册”分化出来的,或用于为祭名,或为用牲之法,或认为是将祭祀之物品或牺牲登记在册以祝告神灵(参看于省吾,1996:2964-2969)。“𠄎”则是一种人牲,在祭祀卜辞中常与“牢”或“羊”“豕”等物牲并用致祭(参看于省吾,1996:407-409)。除这里列举的辞例外,在《合集》698 正、22047、22048、22229、22231 各片中,都是以人牲“𠄎”与物牲共用的。分析卜辞中与“𠄎”同现的这些祭名,可以作出如下合理推测:一般情况下,既然同一祭祀活动中“𠄎”与“牢”或“羊”“豕”已经是致祭的人牲和物牲,那么“𠄎”作为同时致祭的祭品就有可能是其他物品而不再是人牲了。

我们认为,第三类辞例中用于祭祀的“𠄎”可能相当于文献中表示饌祭的“饌”。在用于饌祭时,该字本来作“𠄎”,后来分化出专用字“饌”,因此,“𠄎”与“饌”在记录饌祭时是一组古今字关系。“饌”,《说文》:“祭酹也,从食𠄎声。”段玉裁注:“《封禅书》作‘饌食’,《汉(书)·郊祀志》作‘饌’。”⑩段注将“饌”“饌”“饌”看作异体字。《史记·孝武本纪》:“其下四方地,为饌食群神从者及北斗云”,司马贞《索隐》曰:“谓连续而祭之。”⑪《急就篇》:“哭泣祭饌坟墓”,颜注:“饌谓连续之祭也。”(张传官,2017:416)“连续而祭”的训释,当是从“𠄎”的“连续”义引申而来的,体现了饌祭的方式和特点。在新出睡虎地、关沮等秦简中,保存了饌祭的珍贵资料。

睡虎地秦简《日书·乙种》145 号:“行祠”,“其謫(号)曰大常,合三土皇,耐为四席。席𠄎(饌)其后,亦席三𠄎(饌)。”整理者注:“每席均饌祭于席后,每席饌祭三次。一说,断读为以‘席饌,其后亦席,三饌’。”⑫“三饌”,可以实指连续三次致祭,当然也可能指多次致祭。“三”用来表示多次,是上古汉语常见的表达方式。由此看来,殷墟卜辞中的“三𠄎(饌)”“五𠄎

⑩ 段玉裁:《说文解字注》,中华书局,2013 年,第 225 页。

⑪ 《史记·孝武本纪》,中华书局,2014 年,第 596 页。

⑫ 《睡虎地秦墓竹简》,文物出版社,1990 年,第 243 页。

(餽)”“十𩇑(餽)”等,其中的数字有的可能指“𩇑祭”次数,如《合集》775片正“二𩇑/勿二𩇑”“三𩇑/勿三”“四𩇑/勿四”等,其数字大概是记录“连续而祭”的次数;有的数字则可能记录了“𩇑”作为所荐祭品的数量,如《合集》769片“十𩇑、三十小宰”、《合集》924片正“三𩇑、五宰”,用“𩇑”与用“宰”并列,所用数字可能是表示所荐祭品数量的。

虽然卜辞与人牲、物牲连用的“𩇑”可读为“餽”,但前人对“餽”的解释则有不同。许慎《说文》谓“祭酹”,朱骏声《说文通训定声》则认为“以酒曰酹,以饭曰餽。”卜辞中的“𩇑”到底指“祭酹”还是“祭饭”,这个问题还有待研究。睡虎地秦简《日甲》156号简背:“马禡”,“祝曰:‘先牧日丙,马禡合神。’东乡(向)南(向)各一马□□□□□中土,以马为禡,穿壁直中,中三𩇑。”整理者注:“𩇑,即餽,祭饭。玄应《一切经音义》十一引《字林》云:‘餽,以酒沃地祭也。’《说文通训定声》则云:‘以酒曰酹,以饭曰餽。’”<sup>①9</sup>此简整理者采用“祭饭”一说,也可能与马禡祝辞下文出现“肥豚清酒美白粱”之“美白粱”有关。我们以为,此简“𩇑”也许还是采用《说文》“祭酹”的解释为妥。《周礼·校人》:“春祭马祖,执驹。”整理者说“马禡或即祭祀马祖”。从祝辞内容看,秦简马禡之祭不仅祈求“驱其央(殃)、去其不羊(祥)”,还对马的鼻、耳、目、脊、腹、足等各个部位进行祈祷,并不完全是为了“求马蕃息”。因此,所荐“美白粱”可能是专为马禡而备,未必就是𩇑祭常用的祭品。

关沮秦简第347—353号简为祷祠先农术,也有𩇑祭材料。下面节选该号简部分文字:

先农:以腊日,令女子之市买牛胙、市酒。过街,即行擗(拜),言曰:“人皆祠泰父,我独祠先农。”到困下,为一席,东乡(向),三𩇑,以酒沃。祝曰:“某以壶露、牛胙,为先农除<sub>三四八</sub>舍。先农筭(苟)令某禾多一邑,先农恒(恒)先泰父食。”<sup>②0</sup>

整理者将该简“𩇑”也注释为“祭饭”。但是,这条简文记载明确:女子到街市“买牛胙、市酒”,举行𩇑祭时“三𩇑,以酒沃”。“三𩇑”是指祭祀方式,“以酒沃”则表明𩇑祭的祭品是酒。看来,整理者以“𩇑”为“祭饭”是不准确的。

由于殷商与秦汉时代相隔久远,秦汉文献材料中的𩇑祭,无论是祭祀对象、内容还是祭祀方式,与殷墟卜辞中的𩇑祭必然会有所不同。不过,殷商时期𩇑祭的基本传统应该被传承下来了,秦简材料只是体现了𩇑祭在当时的发展和变化。根据出土秦简和汉代文献材料,我们有理由得出以下结论:殷墟卜辞中第三种用法的“𩇑”可读作“餽”,卜辞中的𩇑祭大概是以酒沃地而祭。殷墟卜辞“三𩇑(餽)”“五𩇑(餽)”“十𩇑(餽)”等,可能指𩇑祭时连续致祭的次数,有时也可能指所荐祭品的数量。

## 6. 结论

通过形体结构、形义发展和该字使用情况的综合考察,我们考释了甲骨文中的“𩇑”字,并揭示“𩇑”为“茁”字的初文,其构形本义是表示植物茁壮茂盛、枝叶扶疏之貌。“𩇑”字由枝叶交错互缀,进而引申出“连缀”“连续而祭”等义;由枝叶繁茂又引申出“旺盛”“茁壮”等义,这些则成为后起字“茁”的主要义项。新出楚简中的“茁”字,与甲骨文“𩇑”字异体密合无间,为二者关系的确定提供了可靠证据。验之于卜辞,甲骨文“𩇑”有人名、地名和祭名等用法,用于祭祀的“𩇑”,相当于后世𩇑祭的“餽”,秦简和汉代文献资料是卜辞有关𩇑祭辞例释读的重要

<sup>①9</sup> 见《睡虎地秦墓竹简》,文物出版社,1990年,第227—228页。

<sup>②0</sup> 见《关沮秦汉墓简牍》,中华书局,2001年,第132页。



参考。

### 参考文献

- 白于蓝 2017 《简帛古书通假字大系》,福建人民出版社。
- 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 2012 《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(貳)》(简称:《北大简》),上海古籍出版社。
- 陈复华 何九盈 1987 《古韵通晓》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。
- 杜忠诰 1991 《古文字形体研究五则》,《国文学报》第二十期,台湾师范大学。
- 高 亨 1989 《古字通假会典》,齐鲁书社。
- 郭沫若 胡厚宣 1978—1982 《甲骨文合集》(简称:《合集》),中华书局。
- 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等 1980—1985 《马王堆汉墓帛书(壹、叁、肆)》(简称:《马王堆》),文物出版社。
-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2003 《新蔡葛陵楚墓》(简称:《新蔡》),大象出版社。
- 湖北省荆州市周梁玉桥遗址博物馆 2001 《关沮秦汉墓简牍》(简称:《关沮》),中华书局。
- 黄锡全 1990 《汗简注释》,武汉大学出版社。
- 黄锡全 1991 《肴赧考辨》,《江汉考古》第1期。
- 季旭昇 2010 《说文新证》,福建人民出版社。
- 荆州市博物馆 1998 《郭店楚墓竹简》(简称:《郭店》),文物出版社。
- 李 圃(主编) 2004 《古文字诂林》(第十册),上海教育出版社。
- 林 沄 1982 《甲骨文中的商代方国联盟》,《古文字研究》第六辑,中华书局。
- 刘 钊(主编) 2014 《新甲骨文编》(增订本),福建人民出版社。
- 罗福颐 1981 《古玺彙编》(简称:《玺彙》),文物出版社。
-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 1990 《睡虎地秦墓竹简》(简称:《睡虎地》),文物出版社。
- 汤余惠 1986 《略论战国文字形体研究的几个问题》,《古文字研究》第十五辑,中华书局。
- 王恩田 2006 《陶文图录》(简称:《陶录》),齐鲁书社。
- 王 辉 陈昭容 王伟 2016 《秦文字通论》,中华书局。
- 王宇信 杨升南 1999 《甲骨学一百年》,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。
- 徐中舒 1988 《甲骨文字典》,四川辞书出版社。
- 姚孝遂 肖 丁 1985 《小屯南地甲骨考释》,中华书局。
- 姚孝遂 肖 丁 1989 《殷墟甲骨刻辞类纂》,中华书局。
- 于豪亮 2013 《马王堆帛书〈周易〉释文校注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。
- 于省吾(主编) 1996 《甲骨文字诂林》,中华书局。
- 张传官 2017 《急就篇校理》,中华书局。
- 郑张尚芳 2013 《上古音系》(第二版),上海教育出版社。
-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1965 《甲骨文编》,中华书局。
-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1980、1983 《小屯南地甲骨》(简称:《屯南》),中华书局。
-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1984—1994 《殷周金文集成》(简称:《集成》),中华书局。
- 朱歧祥 2013 《甲骨文词谱》,台北:里仁书局。

黄德宽 北京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 dkhuang@tsinghua.edu.cn